

长兴工会志愿者助创文明城市 “小红帽” 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 通讯员沈月峰报道 最近几个双休日,在长兴县居民小区,总能看到“小红帽”的身影,他们是长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会志愿者,近段时间,长兴县总工会已多次组织开展上门志愿服务活动。

“这趁着居民休息在家,我们已上门分发宣传资料2000多份,力争每家每户都能知晓创建行动,并身体力行投身创建行动之中。”长兴县总工会党组成员、组宣部长黄金华介绍说。

结合近期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行动,长兴县总工会不仅组织志愿小分队走街入户,将文明创建知识“送”到家,还在消防检查、劳模服务、技能培训等方面传递和发挥工会志愿者的正能量。

长兴工会组织的劳模品牌志愿服务进乡镇、进企业、进社区活动6月份已在林城镇意蜂科技、太湖龙之梦重点项目工程、长兴大自然所前社区、长兴东宇电器公司开展多场,通过志

愿活动,耐心解答市民关心的卫生健康、法律知识、安全用电、如何鉴别真假蜂蜜等问题,提供相关服务,普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精神和内容。

工会志愿服务队还积极参与县消防大队对城区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对网咖、KTV等大众娱乐场所开展了地毯式全方位检查,确保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筑牢未雨绸缪的防火墙。

“自创城工作开展以来,城市环境更美、人更文明了,我们也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这非常有意义。”一线教师顾老师在长春花苑小区碰到统一佩戴有“工会志愿者”字样小红帽的工会志愿者时由衷感叹。当天,工会志愿者们在街边参与公共设施与维护,清除道路两旁电线杆、电话亭、护栏、宣传橱窗等设施牛皮癣,并通过向周围群众发放创城倡议书,对占道经营、乱摆乱卖者进行规劝等形式进一步强化文明创建的公众意识,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

善心热心耐心细心 一样都不能少

舟山定海区职工服务中心
“四心”服务法让职工很暖心

本报讯 记者何悦 通讯员傅造娟、周满芬报道 “济贫扶困,热心助人”——这是舟山巨松鞋业有限公司的困难职工郭家龙给定海区职工服务中心第二次送锦旗了。“谢谢你们!你们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朴实的郭家龙向职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连声道谢。

2009年,郭家龙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基本失去劳动能力,每年定期做血透所发生的昂贵医疗费用,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定海区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马上启动帮扶程序,帮他申请列入定海区总工会爱心帮扶和爱心透析专项救助对象。郭家龙每年获得了一定金额的救助,生活困境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还经常与他交流和谈心,帮助病人重树生活的信心和战胜病魔的勇气。

定海区职工服务中心4名工作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担负着困难职工建档与帮扶救助、职工医疗互助参保与报销、来信来访接待、技能培训、单身职工交友等任务,在工作实践中,她们总结出“四心”服务法:对待职工要有善心、热心、细心,同时要求迎送职工始终面带笑容。

来办理医疗互助报销的职工,有的才刚出院不久,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中心工作人员以女性特有的细心和温柔为职工提供服务。一次,天下大雨,有一位出院不久的中学老师因报销资料不齐全、申请单上没有盖章等原因不能及时办理报销手续,中心工作人员主动提出来下班去学校取,不让身体刚康复的老师跑第二趟。近年来,服务中心“四心”服务法已深入人心,成为一块响亮的工会品牌。

点赞·娘家人

28年的“老工会” 心里装的都是职工

■记者洪茜婷
通讯员高伟、郑敏泉

丁加和,现任杭州嘉润良渚供销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支书记、工会主席。算起来,今年是他工会岗位上的第28个年头了。熟悉他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28年来,他的心里装的都是职工。

下岗职工不能没人管

1992年,杭州市供销社提出抽资承包、自由组合的政策。“当时良渚供销社有职工600多人,我需要负责他们‘双置换’的工作。”丁加和说,各个地方的供销社都在经历这个阶段,需要将职

工的工龄买断,从此便不再负责管理这些职工了。“职工走走散散,另外地方的供销社多多少少都有人上访、闹事。只有我们这里,一起这样的事都没有发生过。”

为了适应当时的政策,同时最大限度保证职工的福利,丁加和提出了“人人养活自己”的新方式,即由供销社提供一个店面,让有能力的职工去承包,承包下来的,自己经营。“这样,职工自己就掌握了主动权,发生的矛盾自然也就少了。”

2000年,正面临下岗大潮,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职工上门来咨询各类事项。“有一个职工,人很老实,不善于变通,因此如果让

本报讯 通讯员乔岩岩摄影报道 “暑假来了,双职工父母很犯愁”。昨天本报第1版刊发了记者的调查实录,如何让孩子平安健康地度过暑假,实在是一道令人纠结的难题。但是在宁波鄞州区横溪镇,外来务工人员没有这样的担忧,镇总工会开办的“小候鸟”暑期爱心班最近又开班了,而这项传统已延续了4年。

一到暑假,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候鸟”便纷纷来到父母身边团聚。高兴之余,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又不得不担心起孩子的安全问题。“孩子放假了都愿意待在父母身边,可是我们几乎每天上班,把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管不放心,带到车间又不合适,想多陪陪他又没办法,挺矛盾的。”在横溪镇务工的安徽籍职工老王一番话道出了大家



的心声。

为了解决企业员工的后顾之忧,让“小候鸟”过上一个快乐又安全的假期,近日,横溪镇总工会暑

期“小候鸟”爱心班又开班了,辖区各企业的外来职工都可享受这一待遇。据了解,今年横溪镇一共有8家企业近30名孩子报名参加了

当好五大员 做好勤务兵



日前,杭州上城区总工会机关在职支部全体党员来到上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服务大厅做起了“助跑员”、“咨询员”。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充分发动全体党员参与“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提高“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区总工会机关在职支部开展了“当好五大员,做好勤务兵”活动。除了要当好便民助民“助跑员”和答疑解惑“咨

询员”,五大员还包括:当好民情民意“信息员”;当好作风效能“监督员”;当好党员先锋“示范

员”。志愿活动中,党员志愿者做好引导服务和答疑解惑的工作;收集20份群众“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调查问卷,了解群众心声。许多市民在咨询、办理业务后,纷纷对志愿者们点起了赞。

邵雨诗 摄影报道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

须让你家里人过来,不然我不会同意。”所有程序都合理合法,明明只需要签个字便能完成工作,但丁加和没这么做,而是将本来简单的工作“化简为繁”。

就是这样一位老工会人,在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几十年,做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为无数职工保障了权益。“我做的事情真的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从职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多想想。”每每问起他的感受,丁加和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简单概括自己。事实上,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职工心中却重千斤。

“所以我当时是坚决不放手他走。我和他说,你要下岗,必